

谢冰莹 著

解除婚约

北京燕山出版社

谢冰莹 著

解除
婚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除婚约/谢冰莹著;李家平选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2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傅光明主编)

ISBN 7-5402-1085-0

I. 解… II. ①谢…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
集 ②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③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379 号

责任编辑:陈 果

封面设计:阙 明

版式设计:杨 玲

责任印制:马洪波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安里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375 印张 30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8.00 元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主编：傅光明 选编：李家平

- | | |
|---------|---------|
| 《庄鸿的姊姊》 | 冰 心 著 |
| 《丽石的日记》 | 庐 隐 著 |
| 《弃妇》 | 石 评 梅 著 |
| 《爱山庐梦影》 | 凌 叔 华 著 |
| 《棘心》 | 苏 雪 林 著 |
| 《后花园》 | 萧 红 著 |
| 《梦珂》 | 丁 玲 著 |
| 《解除婚约》 | 谢冰莹 著 |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总序

傅光明

作家们的创作动机，恰如陈西滢先生所说，“非常混杂”，“也许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写下来；也许是好名，也许是想换夜饭来，也许是博得爱人的一粲。”而这里的八位现代女作家，却无一例外均属“心有所感”型，情动于衷，不得不写下来。

女性小说的崛起始自“五四”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当然主要来自男权社会的呼吁和行动，因为女性生活才刚在那个变革漩涡里开始拓展，还不足以构成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但就像地球板块间的运动，一个空间的拓展意味着对其他空间的挤压。这些活生生的碰撞和冲击在敏感的女性内心所激起的波澜，实在不亚于一场火山喷发。生活给了她们比先辈们更多的欢乐和痛苦，也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赐予她们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机会。社会开始关注女性在这场变革中的际遇，新文学刊物接纳了她们，读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更愿意关注这些作品。

一切外部条件都在不知不觉中成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中国女性是否具有文学的禀赋，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她们独特的情感世界。

这已经是发生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世纪回眸，再来读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

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读者的心情也一定是和我一样。七八十年在文学史上是极短的一瞬，但对评估作家作品的价值却足够了。二十年代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遒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再到三十年代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更像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今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说到中国的才女，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古代的班昭、蔡文姬、李清照，但与男性文人相比，她们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即便现代才女，数量相对集中，且有的还被批评家冠以某某派，也难与同时代的男作家比肩。

近代以来，关于女子是否适于文学创作，大体有三种意见：“不适于”、“最宜于”和“亦宜于”。有学者认为“妇人的缺点，在生理上是有一期间会失却理性的调节而被支配于盲目的感情的歇斯底理，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人，也会带着生理的事实。因为这种情形的多，遂致偏于感情的，而理性的发育不健全……因为有了这样的弱点，所以一部分的描写能够非常细腻，而且能够下极敏锐的观察，但全体的观察和思量却非常缺乏，……妇人既偏于感情的，所以大概短于思索和批评，不愿推理的运用头脑，妇人的作物，所以富于情绪的分子而缺少思想的暗示。”不用说，这是一种短见。

现代女作家的写作成长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同步，也便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范本。古代作品又被“五四”的激烈变革封入“老古玩店”。以语言文字，谋篇布局，到表现内容，她们都必须同男作家们一样重新探索。没有比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更能刺激一个作家的创作欲望了。

当一个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体验具有文学价值，而必须创造词汇尽情把它们表达完美时，她们的内心该处于一种何等美妙的状态。这些词汇在汉语词典上也许没有规范的解释，但一经才女们的手，这些词汇组构的文学作品才成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

闻一多先生曾说，诗歌创作犹如带着镣铐跳舞。其实，这个比喻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形式。任何体裁的创作都像舞者在一定规范束缚下表达自我。失去了对束缚的度的把握，任何内容都会变得没有艺术价值。现代才女们凭着天赋从一拿起笔就对此有深刻的自觉。她们大都从写小说开始创作，其作品与古代话本、章回小说和欧美源于叙述故事的小说截然不同。尽管中国古代文化和欧美文明滋养了现代才女的才华，但她们非常清楚自我的独特性，因而不会延袭任何一种类型。她们的独特之一便是东方女性的生命形态和诗化情怀，她们的小说无不浸淫着诗意，无论是活泼明朗的抒写，还是若隐若现的伤怀。因此，她们的小说，多带有散文化特征，也许说兼有小说的精细细致和散文的闲散冲淡更准确。

“五四”所带来的动荡和冲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对女性的态度尤其如此。虽然凭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仍很盛行，自由恋爱已得到认可；大多数女性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但知识女性开始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宗法制度压制女性表达独立的愿望，要求女权解放、个性独立的反抗正赢得广泛的支持。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使一批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有了与前辈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她们一方面尊重自己的情感，把母爱、情爱、性爱和对自然乃至万物之爱，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一方面随时准备为捍卫情感牺牲青春、家庭以至生命。当然，从思索到行动，每个女性的感受程度、表达方式不尽相同，有激烈者，如庐隐、萧红、丁玲；

有温婉者，如冰心、凌叔华；有趋于保守者，如苏雪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忠实自我，绝不为任何其他的理由，哪怕是高尚的理由，而掩饰、扭曲真实的感情。这一点就是同时代许多男作家都不能做到。

由于在叙述语言、题材形式和思想内涵上勇于探索，现代才女们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拓荒者，并泽被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从张爱玲、苏青、梅娘、林海音、张秀亚、茹志鹃、张抗抗、王安忆、铁凝，以至陈染、林白、须兰等。

对女性文学常有两种误解，一是女性作品常被男批评家们指摘为创作面窄。言外之意，男性作品则创作面宽。若就群体而言，男性作家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即是说涵盖了女性生活。以此推论，女性作家作品只是重复了男性作家的写作或曰淹没于男性话语之中，而没有了存在价值。这当然不对。读者读过她们的作品就会明了。若对个体男性作家而言，则会说男作家的创作比女作家的创作更具广度。这种广度可能指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表达以及人物的刻画等。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在肯定了男性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个性的同时，却抹杀了女性作品个性的存在权利。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他所涉及的题材及生活层面再宽阔，也不可能穷尽世间万物；他表现的感情再具代表性，也仅是其个人的体验；他所表现的人物再丰富，也不过是他个人生活中接触或想象出来的。假设真有位全能的天才作家表现了所有的题材、感情和人物，那么他的叙述方式能囊括所有作家的表现手段吗？绝对不能。文学风格意味着个性，没有个性的作品怎么谈得上艺术性。一个成熟女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任何一个成熟男作家所描绘的一样都是个性化的展现。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开启一代女性文学之风的作品因内容的幼稚和形式的粗糙而影响了其艺术性。这就仿如说原始艺术品

的艺术性比不上后世艺术家的作品。欣赏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个认同过程，不同风格的艺术品会由于欣赏对象接受态度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待遇。有的一出笼即红透云天，也许它只是过眼尘烟；有的初遭冷落，但时间这一无情的批评家证明它是真的艺术。真正艺术的美是独特的，也是持久的。民歌美在淡远质朴，神话美在想象得不着边际，童话则美在它的天真无邪。如果总是用一种主义的眼光去审美，许多美的东西反会失去内在的艺术精神。读“五四”后一代才女们的作品也是如此，她们精心塑造的一个个女性人物，反抗宗法社会的层层桎梏，今天的读者已难以想象；她们欲爱不敢，欲恨不得的感情，在今天敢爱敢恨，敢欲敢死的女性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才女们在女性话语里表达出的性爱观念，与陈染、林白们的“超性别意识”相比，已原始得像一片枯叶的标本；她们的话语方式同种种“欲望叙事”、“文本实验”等并陈，已失去了亮丽的光泽。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的作品失去了美。恰恰相反，由于再也回不到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只有透过她们去领略其实是超越时代的女人的爱欲、自由、理想和痛苦的真实。

我记得有位老学者这样写道：“女性底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天国里面的一个最美丽的花园，我们只看见许多文人学士在那里做妇人语，我们只看见许多诗人在摇头摆尾地模拟那旖旎的情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的……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可不是，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闺怨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己的恰称。”就女性写女性来看，的确是这样。一个男人是不大能窥透女人生活的某些层面，女人们微妙的心理情感、情欲体验，那份真切、细腻、亲昵到旖旎幽微的滋味，怕是男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文学的成就不能单以性别论优劣。男人们头脑里女人的文字好像只能是闺阁幽怨，充其量是给霸权的男性话语补白助兴。“五四”一代女作家不再羞答答地躲藏于香阁绣幕下，而是傲然地以与男作家平等的地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代开拓者。她们的出身门第和才学修养不逊于任何一位男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都出身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或已渐破落的旧式家庭。正因此，她们对旧制度、旧家族的抨击反抗，对社会、文化新思潮的认同参与才更猛烈和急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才女的第一批创作成果是“问题小说”也就顺理成章，是历史的必然了。

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最富于感情，女人写起女人也就更擅长。现代才女们写得最多的是妇女题材，以致有的男批评家愿意把拓展了题材的才女作品说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写作当成一种奖赏，似乎女作家是专为写女人而生，甚至有简单到把女性写女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性写作，把女性写男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权写作。世上只有人的文学，却没有男人的文学和女人的文学。事实上，清楚了这再简单不过的一点，一切关于女性主义的文学的锁定便显得毫无意义，说肤浅也可以。

基于这一点，女性文学的真正含义应当是指女性写的文学作品，而非女性写作本身。单把女性文学挑出来示众，倒有文学本该是男性专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学成了文学的妾。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深刻强烈，刻划人物也更往心理深层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惊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

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肯花精力和财力出版这样一套“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这里的“现代”是特指1919—1949年，这段“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入选的八位才女主要活动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所选作品也基本限定在她们创作的“现代”阶段，因选家多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代表性毋庸置疑。

由于版权等诸多原因，林徽音、张爱玲、苏青、白薇等未及入选，是个遗憾，只好待将来条件允许，再续选续出。

感谢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先生及其长子夏祖焯先生鼎力相助，解决了文坛常青树百岁老人苏雪林先生，以及旅居美国的谢冰莹先生的版权问题。

拉杂到此，聊作序。

1998年1月10日于景山

目 录

小 说

女兵自传.....	(1)
-----------	-------

散 文

爱晚亭.....	(249)
不自由，毋宁死！	(253)
二两猪油.....	(257)
望断天涯儿不归.....	(263)
湘鄂道上.....	(269)
麓山掇拾.....	(273)
黄昏.....	(305)
女苦力.....	(307)
别矣可爱的孩子们.....	(310)
秋天的落叶.....	(314)
海滨之夜.....	(316)
大椿桥的夏夜.....	(319)
湖南的风.....	(322)
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	(328)
到上海去.....	(331)
浏河的弹痕.....	(334)

解 除 婚 约

苏州城的火焰·····	(336)
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	(339)
伟大的行列·····	(348)
旧地重游·····	(351)
生日·····	(354)
恋爱与结婚·····	(358)
两块不平凡的刺绣·····	(365)
失恋了，怎么办？·····	(369)
秋恋·····	(372)
故乡的云·····	(375)
旧金山的雾·····	(378)
生命的光辉·····	(380)
海上看日出·····	(382)

女兵自传^①

祖母告诉我的故事

新秋的气候，似乎比夏天还炎热，晚间虽有微微风从破纸窗里吹来；但被抱在祖母怀中的我满身都是汗，白天被母亲用棍条打过的皮肤上，现着一条条的血痕，在银白色的月光下面，照出我的脸是惨白的，忧郁的。

忽然间，我由抽噎而放声大哭了。

“小凤，我的宝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你娘，她又会来打你的。”

祖母说着恐吓的话，轻轻地拍着我入睡。

“我……我不怕打，她为什么不打死我呢？”

我的话声音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亲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亲，终于忍着气没有做声。

“宝宝，你以后不要淘气了，你娘为你不知受过多少苦！记一记吧：你把铜钱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咽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断了气的孩子眼睛翻白，口沫滚流；你母亲急得爬过二十里的高山去请医生，她在别人面前像疯了似地磕着头说：‘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牺牲。’后来铜钱吞下肚里了，她又怕铜吸出了血，于你的生命有妨碍，又特地

^①《女兵自传》系《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和《女兵十年》（1946年汉口自费刊行）的改正合订本，1948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6年台北力行书局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1980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又出版了再订本。

着人到宝庆去买了几十斤茨菇给你吃；而且每次检查你的大便，看铜钱有否出来。又有一次，你为了去弄屋梁上的燕子窝，从楼梯上掉下来，脸摔破了，气也断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觉，你母亲急得眼泪双流，赶快一面请医生，一面跪在观音菩萨面前求灵水：‘神啊，我的凤宝宝如果有灾难，就降给我吧，一切我来替代她，只要保佑她康健，活泼，以我的生命去换取她一切的灾难吧！’这几件事，你总还记得吧？”

我停止了哭，静静地听着祖母说着关于我的故事。

“唉！我的心肝！”祖母长叹了一口气，又继续着说：“你的确太淘气了，不知是什么变的。你娘自从怀了你的第一个月，无论吃了什么东西，都要呕吐，即使喝一口水，吃一颗豆子也要吐出来。每天头昏腹痛，到了最后的两三个月，她几乎苦痛得要自杀；可是一想到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要她抚养时，又只得转了生的念头。

“这是她的生死关头，你要出世了！她告诉我肚子特别痛，简直不能起床；不要说吃饭，就连水也不能进口。她在床上痛得打了两天滚，你的头忽然出现了。我以为你这个孩子立刻就会下来，怀着满腔的希望，眼睁睁地等着接生；不料候了一天一夜，长满了黑发的头还在原地方。你娘的精神，早已不能支持了；你父亲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守着她，一步也不敢离开；后来好不容易托六祖母请了接生婆来。唉！提起接生婆真气死人，以前你娘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请过接生婆，每次至多不过半个时辰（一小时）就下来了；谁知道这次生你，经过三天三夜，还是生不下，接生婆来看了只是摇头：‘没有希望了，你们还是早点预备后事吧。’这样的话，她居然也说出来了。六祖母坚决要接生婆将孩子弄出来，她说：‘无论如何要救出大人，牺牲小孩是毫无关系的。’我那时急得全无主张了，倒是你母亲还清醒，她凄咽地对我说：‘妈，你赶快替我在南岳圣帝面前许炷香吧！’

如果生的是男孩，他满了十六岁就去还香；要是个女孩，她二十岁时，我亲自带她去还。’于是我听了她的话，就跪在南岳圣帝面前许了‘血盆香’，（注：我乡的迷信，凡是孩子难产的，要在衡山的南岳圣帝面前许‘血盆香’，还香时需着红衣红裤，头上缠红巾。）果然快到天亮的时候，哇的一声，你就落地了。你的声音特别洪大，满院子的人，几乎都给你惊醒了！你的眼睛像两盏灯笼一样亮晶晶，眼珠转动得特别快，一双小拳头和两条腿动个不停。六祖母叹息着说：‘可惜是千金，要是个男孩，一定会做大官的，你看这一对活溜溜的眼睛。’你母亲很不高兴地回答她：‘儿子和女儿，都是一样的。’由此，你可知道你的母亲，虽然为你吃了不少苦，可是仍然疼爱你的。宝宝，以后再不要使你难过了，你要体贴你娘的辛苦和慈爱呀！”

六岁的我，静静地听着；祖母生怕我睡着了，其实我很清楚，脑筋里一面演映着母亲难产时的惨状，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亲第一次拼命鞭打我的情形；更有趣的，我怀疑刚才祖母叙述六祖母的话，也许就是她自己说的；不过为了祖母太爱我，也就不和她算帐了。

——哼！母亲既是爱我的，为什么要重重地打我呢？孩子不是人吗？她没有自己的主意吗？大人的每一句话，她都要服从吗？

这几句话，老是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是的，我是个淘气的孩子，我使母亲常常生气，母亲可以支配很多人，甚至可以支配整个谢铎山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但是驾驭不了我——淘气的小怪物，这是母亲最不高兴的一件事。有时她气愤到了极点，就恨恨地对父亲说：“你带她永远离开我吧，这孩子不像我生的。”或者说：“将来早点嫁了她吧，免得麻烦。”

可怜我在三岁的那年，就被许配给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去了，躺在慈母怀里的小生命，谁会料到她一生的命运，已经安

排好了呢？

我的家庭

父亲是祖母的独生子，他生长在一个极穷困的雇农家中。祖母常告诉我们，关于她嫁给祖父的故事：

“我的娘家虽然很穷；可是来到你家就更显得穷了，不但没有饭吃，简直连碗都找不出两个来。”

“这话怎么讲呢？”

当我最初听到时，总是这样问她。

“待我慢慢地告诉你吧，你曾祖父共有六个儿子，你祖父行二，当他临死时，每个儿子分一升米，一条凳，一只碗，这就是他的遗产。你祖父不是也只能分到一只碗吗？那么我来了怎么办呢？”

“去买一个来呀！”我说。

“是的，因为你祖父是个忠厚而努力工作的农夫，因此他每回替人家做工，主人都待他很好；他赚了钱，不但可以买碗，而且他将每年的工钱慢慢地积起来，后来就替你父亲娶了我。我来到这里之后，每天替人家洗衣服，做苦工，也可赚得一点米；慢慢地自己可以买套耕具了，再向人家借点钱买了一条牛，于是我们就租了几亩田来耕。唉！说到耕田，我就记起你的父亲了。他那时还只有七八岁，可是特别爱读书；每天放牛时，总是偷偷地带本书藏在怀里，到了野外，他就坐下来看书，不管牛走到了什么地方，或者吃掉了人家的麦子，青菜，豆子……一律不管。有一次牛失踪了，他吓得一天不敢回家，哭得死去活来；第二天邻居替他找到了，你祖父问他为什么这样粗心，他回答说，因为看书忘记了牛。从此，你祖父知道这孩子不是个牧牛郎，生来就是个书呆子；于是就允许送他读书，只要他努